

中国游记

TRAVEL TO CHINA

[日] 芥川龙之介 / 著

陈豪 / 译

北京的紫禁城，
浮在洞庭湖上的君山，
南国美人的耳朵，
云冈和龙门的石佛，
京汉铁路中的臭虫，
庐山的避暑之地，
金山寺的宝塔，
苏小小的墓地，
秦淮的菜馆，
当然还有胡适先生、
黄鹤楼、大前门香烟、
梅兰芳扮演的嫦娥等等，
接连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中国游记

TRAVEL TO CHINA

[日] 芥川龙之介 / 著
陈豪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游记/(日)芥川龙之介著;陈豪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104-1203-5

I. ①中… II. ①芥… ②陈… III. ①游记—中国—民国
IV. ①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9799 号

中国游记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日]芥川龙之介

译 者:陈 豪

责任编辑:陈黎明

装帧设计:亿辰时代

责任印刷: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47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203-5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自序

《中国游记》是一本充分体现我新闻记者才能的产物，这种才能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天降的灾难。我接到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任务，在从大正十年（1921）三月下旬到同年七月上旬的一百二十多天里，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到日本以后，便开始执笔《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每天一节连载在《每日新闻》上。后来，接在《江南游记》之后的《长江游记》也是一样，每天一节的连载，只是没有写完而已。《北京日记抄》则不是按每天一节的进度完成的，这一章总共用了两天时间。《杂信一束》大致是抄录了旅途中记在明信片上的句子。从上述的几篇新闻通讯中，大家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至少是舞台灯光——一般地闪耀过。

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

自序 / 1

上海游记

- 一 海上 / 3
- 二 第一印象(上) / 6
- 三 第一印象(中) / 9
- 四 第一印象(下) / 11
- 五 医院 / 13
- 六 城内(上) / 15
- 七 城内(中) / 18
- 八 城内(下) / 20
- 九 戏台(上) / 23
- 十 戏台(下) / 26
- 十一 章炳麟 / 31
- 十二 西洋 / 34
- 十三 郑孝胥 / 37
- 十四 罪恶 / 41
- 十五 南国美人(上) / 44
- 十六 南国美人(中) / 47
- 十七 南国美人(下) / 50
- 十八 李人杰 / 55
- 十九 日本人 / 58
- 二十 徐家汇 / 61
- 二十一 最后一瞥 / 67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江南游记

- 前 言 / 73
- 一 车中 / 75
- 二 车中(续前) / 77
- 三 杭州一夜(上) / 79
- 四 杭州一夜(中) / 82
- 五 杭州一夜(下) / 85
- 六 西湖(一) / 90
- 七 西湖(二) / 94
- 八 西湖(三) / 97
- 九 西湖(四) / 99
- 十 西湖(五) / 104
- 十一 西湖(六) / 107
- 十二 灵隐寺 / 110
- 十三 苏州城(上) / 113
- 十四 苏州城(中) / 118
- 十五 苏州城(下) / 121
-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 124
- 十七 天平与灵岩(中) / 127
- 十八 天平和灵岩(下) / 130
- 十九 寒山寺与虎丘 / 133
- 二十 苏州的水 / 136
- 二十一 客栈和酒栈 / 139
- 二十二 大运河 / 142

目 录

Contents

- 二十三 古扬州(上)/ 145
- 二十四 古扬州(中)/ 147
- 二十五 古扬州(下)/ 150
- 二十六 金山寺/ 155
- 二十七 南京(上)/ 158
- 二十八 南京(中)/ 161
- 二十九 南京(下)/ 164

长江游记

- 前 言/ 169
- 一 芜湖/ 170
- 二 溯江/ 173
- 三 庐山(上)/ 178
- 四 庐山(下)/ 181

北京日记抄

- 一 雍和宫/ 187
- 二 辜鸿铭先生/ 190
- 三 什刹海/ 192
- 四 蝴蝶梦/ 196
- 五 名胜/ 200

杂信一束

上海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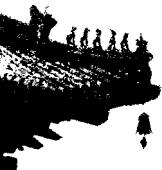
— 海上

即将从东京出发的那一天，长野草风来访。他说他估计在半个月之后也会到中国去旅行。那个时候，长野建议我，要随身带一些防止晕船的灵丹妙药。可我想，从门司^①上船以后，两天两夜就可以到达上海了，充其量只有两天两夜的海上行程，还带什么晕船药？长野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我攀上了“筑后丸”号的舷梯，看着风雨中波浪起伏的港湾，又一次对长野草风这位老画师的怯海情结投以了同情。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真是没错。船刚驶入玄界滩，大海便瞬间变得波涛汹涌。我和同船舱的马杉君一起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面前的海浪拍打着船舷，澎湃汹涌，不断作响，水沫不时地飘溅到我们头上。海面上早已是白浪滔天，如开水一般上下翻滚，轰然作响。这时，远处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岛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大概就是九州的本岛吧。在如此摇摆不定的状况下，坐惯了海船的马杉君却依然嘴叼香烟，吞云吐雾，一幅悠闲自得的样子，完全没有窘迫之状。我把外套的领子竖起，将两只手插到口袋里，时不时地就要含一颗仁丹。总之，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上船之前长野草风提醒我准备晕船药的建议是多么的英明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坐在我旁边的马杉君不见了，也不知道是去了酒吧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依然扬扬自得地坐在藤

^①门司：日本九州岛的一个港口。



椅里，可是，虽然摆出一副悠然之姿，还是难免心慌意乱，因为只要身体稍动，我便会感觉头晕目眩，而且，胃里总有点儿不舒服。一名水手在我面前不断地走来走去，（后来才发现，这名水手也是一个可怜的晕船患者）这更让我觉得眼花缭乱，全身不爽。紧接着，在前面的浪涛中，我发现了一艘冒着细烟的拖网渔船，几乎是船舷贴着海面航行，小船的船身似乎要被海水全部淹没了。我真不知道这艘小船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在狂风巨浪中前进。当时的我为了这艘渔船还惹了一肚子的闲气。

为了忘记此刻的痛苦，我尽量想一些高兴的事儿：想孩子，想那些花花草草，想“祸福”之钵^①，想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想明治末年的名妓。除了这些还想了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唉！似乎还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想到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在渡海到英国的途中遇到了狂风暴雨，据说就是因为那次的经历，成就了他日后的名作《彷徨的荷兰人》。想到这，头晕加剧，甚至恶心想吐。这些症状看来一时是很难消除的，最后都觉得：什么瓦格纳，去你的吧！

十几分钟以后，我躺到了船舱的床上，耳边传来杯盘碗碟、刀叉汤匙摔落到地上的声音。我仍在煞费苦心而努力着不让自己胃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我担心如果晕船的只有我一个人，情况会很难堪。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居然还能保持着如此绅士，这也需要巨大的毅力了。可见虚荣心这个东西在此时，竟然意外地起到了比武士道还管用的功能。

第二天早晨，听说除了一个美国人以外，头等舱中的其他人

^①祸福：日本有田瓷器厂著名工匠酒井田柿右卫门的铭印。来华旅行前，田村松鱼送给作者的一件礼物。



全都晕船了，所以，谁也没有去餐厅吃早饭。这位非凡的美国人，在吃完早饭之后，居然独自一个人在船舱的客厅中用打字机打字。得知以上情形后，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同时也觉得，这个美国人很有可能是一个怪物。说实话，碰到如此大的风浪还能保持如此泰然的姿态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如果对这个美国人进行体检的话，说不定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他的牙齿有三十九颗，屁股上长着小小的尾巴等等。我依旧与马杉君坐在甲板的藤椅里，浮想联翩。而今天的海面却风平浪静，昨天的波涛汹涌，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时，船的右前方浮现出济州岛^①的影子。

^①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南。

二 第一印象（上）

刚刚跨出码头，我们便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了。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和我四个人。其实，提起“黄包车夫”这个词，我们日本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绝不是一个脏兮兮的样子，他们精力旺盛，劲头十足，使人产生了一种想要回到江户时代的心情。可是中国的黄包车夫，如果把他们说成是“肮脏”的代名词，这一点都不过分。一眼扫去，无一例外的相貌丑陋。这一群人前后左右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丑陋的脑袋高喊着一起向我们伸了过来。一个刚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很害怕，我也难免有些胆怯。当他们之中的一人拉住我的衣袖时，我只好躲到人高马大的琼斯君后面去。

我们冲出黄包车夫的重围以后，上了一辆马车。但车刚刚起步，那匹拉车的马就冒冒失失地撞到街角的墙上。马车夫是一个很年轻的中国人，他看上去很生气，用鞭子“噼噼”地狠狠抽那匹马。马便把鼻子紧贴在墙上，屁股乱撅乱跳。毫无疑问，此时的马车有翻车的危险。就在僵持之间，马路上已经围上来了一大圈人。看来，在上海要是没有豁出性命的准备，是不可以随便坐马车的。

这时，马车又开始走了，来到了架着铁桥的河边。河里密密麻麻地停满了中国的泊船，连水面都看不清楚了。一条轨道沿河而修，几辆绿色的电车，在轨道上滑来滑去。环望四周的建筑，发现都是一些三四层高的红砖房。柏油马路上，西洋人和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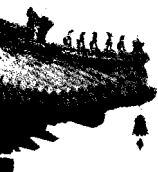
都在急匆匆地赶路。但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看到头缠红布带的印度警察的手势指挥后，便都规规矩矩地给马车让路了。在交通管理上，如此严密周到，虽然我很想偏袒一下我的祖国，但这种有条不紊绝非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所能看到的。刚才因为黄包车夫和马车而稍生恐惧的我，看到此番景象心情也渐渐地由阴转晴了。

没过多久，马车就停在了一家名为“东亚洋行”^①的旅馆门前，这就是昔日金玉均^②被人暗杀的地方。村田君先下了车，给了马车夫几文钱。可是马车夫却迟迟不肯缩回那只已经拿了钱的手，看样子是嫌钱少。不仅如此，马车夫还如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一直说得口沫横飞。村田君假装没看到，“噌噌”两步登上台阶，快步向旅馆的大门方向走去，琼斯君和友住君两人也完全不理睬马车夫的滔滔不绝。此时的我却对那个中国人突然暗生了一丝同情之心。但转念一想，在上海，这或许是大家常见的做法，我也赶紧跟其后迈进了旅馆的大门。我再次回头的时候，发现马车夫已经心平气和地坐在驾驶座上了，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想：“既然如此，刚才有什么必要那样大声嚷嚷呢。”

我们被领到一间光线昏暗但装修却很华丽，甚至有点儿古怪的会客室里。看到这个房间的格局，我才明白金玉均为何会在此

^①东亚洋行：位于上海北部的四川路，是一家日本旅馆。

^②金玉均（1851—1894），字伯韞，号古筠，谥号忠达。朝鲜高宗时期政治家，独立党代表人物。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成立新政权，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纲。但政变很快失败。金玉均流亡日本，后被守旧派刺客暗杀于上海。



中
国
游
记

地被暗杀。别说刺客专门为他而来，在此处就是莫名地被随时从窗外飞进的枪弹击中也是不足为奇的。此时，身着西装的旅馆老板趑着拖鞋“吧嗒吧嗒”地向我们急匆匆走来。他说：“真不巧，除了进门的那个房间，已经没有其他空的房间了。”我们去那个房间看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只有两张床，四周被煤熏得黑乎乎的，窗帘也陈旧了不少，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大概是这位身材剽悍的老板认为，把芥川龙之介安排在这儿的房间里，万一被什么人暗杀，自己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故意想法把我们搪塞走吧。总之，就这么一间空着的屋子，我觉得除了金玉均的幽灵，谁也无法安心住下来。于是我和其他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只好去离这儿不远的万岁馆住下。听村田君说，安排我们住这家旅馆，好像是大阪总社泽村君的意见，现在只好辜负泽村君的一片好意了。



三 第一印象（中）

那天晚上，我和琼斯君去了一家叫“牧羊人”的饭店吃饭。这家饭店，墙壁和桌子看起来都还比较干净整洁。跑堂的都是中国人，可是四周的食客却没有一个黄种人。菜的味道比船上的伙食要好三成左右。我面对琼斯君，一会儿“YES”，一会儿“NO”地讲着英语，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只见琼斯君一边吃着长粒籼米咖喱饭，一边讲述着上次分别后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是发生在一天晚上的。

在讲故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琼斯君。琼斯君是英国人，他前后住在日本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五年左右。我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一个“君”字，总是觉得不太够朋友似的。因为，在这五年里，我们来往甚密，尽管也吵过一次架，但毫无损于我们的友情。我们曾经一起去歌剧院买站票观赏歌舞表演，一起在镰仓的海里游泳，一起去上野茶馆里通宵畅饮直至杯盘狼藉。记得有一次，他竟然穿着久米正雄^①唯一一件宝贝衣服，突然往池塘里跳。对这样一位挚友如此恭敬地称“君”，可以说，比起别人，我更对不起他。此外，我还要郑重地声明一下：我们之所以能如此密切地沟通，是因为他的日语讲得相当流利，而不是因为我的英语好。

好了，闲言少叙，言归正传。有一天晚上，这位琼斯去一家

^①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小说家，与作者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酒吧喝酒，看见酒吧里有一个日本女服务员，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琼斯的口头禅是“中国带给他快乐，日本带给他热情”。他刚刚移居到上海，一定是怀念在日本的生活了。他一见到日本的服务员，就用日语和她打招呼：“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昨天刚到。”“你怀念日本吗？”女服务员听到这，眼圈发红，她说：“我真想回去啊。”琼斯是用英文给我讲述的这个事情，但在几次重复“我真想回去啊”这句话时，却是用的日语。随后，他一个人默默地笑了笑，并说：“记得那时，听女服务员这么一说，自己也变得感伤起来了”。

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在热闹的马路上闲逛，然后进了一家叫“巴黎”的咖啡厅，看里面的人跳舞。舞厅很是宽敞，管弦乐队在演奏的时候灯光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红色，这种场景和日本浅草的舞厅很是一样，但这里的管弦乐队演奏水平之高非浅草的舞厅所能比拟。因为虽然是在上海，可这里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喝着洋酒，欣赏着菲律宾红衣少女和西装革履的美国青年人的舞蹈。在惠特曼和一些其他诗人的诗里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青年男女青涩美丽，成熟男女韵味十足。当一对较为肥胖的英国夫妇和一对年轻男女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上面的诗句，此时颇有点感同身受。然而，当我把这句话讲给琼斯听的时候，没想到，我触景生情的感慨竟然被他付之“嘿嘿”一笑。他说看到老年夫妇跳舞时，不管是胖的还是瘦的，他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